

人物· 风采·时代

郭银土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郭錦土著

人物·風采·時代

程序

人物·风采·时代

郭银土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7.5印张 8 插页 107千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70

ISBN 7-80534-108-7
1.99 定价：2.60元



蔡穀仁在福州

杨北利摄影



王光英在福州西湖宾馆下榻处留影

郑嘉摄影



【胡新华社同志留影于一九八二年六月】

新华社记者李开远摄影



胡金水同志在他会客室里的留影。

福建日报记者林辉龙摄影



刘永生同志在病房里。（当时为了拍照片，
他暂时拔掉输氧胶管。）

邓嘉摄影



尹德善副省长近影

杨帆娜摄影



图为钱伟长教授(左)和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右)交谈时的情景。

郑春摄影



著名书画大师钱伟长作画

郑春摄影



原省美协主席李婉卿正在画室里构思新作。



采访的情形。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接受本书作者

邢嘉摄影



原香港《文汇报》总编金亮如（右）与本书作者（左）亲切交谈。



解放前被誉为“中国福尔摩斯”的陈可友现已退休。图为他在自己庭院里的留影。

杨柳青摄影



柯子川经理在泉州后渚石油码头上。



今年元旦，泉州手套厂厂长柯贤道向到该厂视察的赵紫阳总书记介绍产品情况。

新华社记者肖辉家摄



泉州粮油供应公司经理蔡联胜出席全省企业家会议时的留影。

孙齐军摄影



长袖善舞的海山宾馆总经理唐松满面笑容地接受记者采访。

散文与新闻

郭 风

郭银土同志的《人物·风采·时代》即将付梓，趁此机会说几句有关散文创作的话。

我有一个看法，即散文创作在发展过程中，第一次分离出的是小说这一文体。从我国的文学史来看，最早是“传奇”从散文这一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文体；当然，在这以前，如《世说新语》等其实也是从散文这一母体中分离出来的随笔或笔记体的小说。“传奇”以后，又有话本，再后又有章回小说等小说样式的出现，如此，小说更成为形式多样的、庞大的一个文体了。散文第二次又分离出报告文学和杂文这两种文体，这从我国文学史来看，杂文出现于五四时期（当然，历史上如韩愈、柳宗元的一些作品，也可称古典

的杂文）。报告文学也许最初出现于三十年代。这两个从散文母体中分离出来的独立文体，显然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五四时期，杂文一开始就成为反封建及维护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武器；而三十年代出现的报告文学，如《包身工》等，显然是为了更真切地反映现实斗争生活并揭露旧中国的黑暗。杂文、报告文学和其他文体一样，应该多样化，并具有多种功能，但比较而言，就其特征而言，此两者更加贴近时代和现实。现在撇开杂文不说，就报告文学来说，建国以后，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显得十分繁荣，它似乎具有文学性的史书性质。虽说报告文学出现了冗长的弊病，然而与此同时，报告文学中则出现一个篇幅短小、新闻性颇强的样式；这个新样式吸收了报告文学及时反映现实的特长，又吸收了散文自由、灵活的特长；这种新样式，也许可以称为新闻性的散文，也许可称为新闻性的报告文学，它主要出现在报纸上，并且往往发于第一版。

在我看来，我省郭银土同志是写作这种散文（新闻性散文）或报告文学（新闻性报告文学）的能手。他长期在新闻界工作，也许是这

种职业促进他写这种作品，而更重要的，可能是一种责任感促使他致力于这种特殊的文学工作。他在这方面已取得成就。若干年来，他先后采访过国外和省内外著名政治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华侨、企业家，并以很短的篇幅（一般千字）描绘他们的思想风貌、工作和愿望。表面看来，不外是一篇又一篇的人物专访，但总的读来，便感到全书发出一种强烈的时代气息，从若干侧面表达了我国人民为振兴中华所坚持的奋斗精神和创造精神。这本书里收了七十篇作品，文字上比较简洁、朴实。我愿意把这本书推荐给广大青年读者，因为我以为这是一本鼓舞人心的散文集。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日于福州

时代与记者

·宋祝平·

《人物·风采·时代》是一本散文式的通讯集，共搜集了长仅千余字的人物专访七十篇。其中，绝大多数是郭银土同志1982—1985年在《福州晚报》任记者时采写的，有几篇是作者后来在《福建商报》任总编辑时采写的。因其都是彼一时期的新闻，均有其强烈的时代感，可谓记录时代风采的小小的一束鲜花。这大概便是作者把本书题名为《人物·风采·时代》的寓意吧。

过去，我曾有过一段相当长的记者生涯，对于记者的工作生活，自认尚解其中三味。但读完《人物·风采·时代》，对其范围涉猎之广，行业跨度之大，仍然感到惊叹。这是记者工作的辛苦处，也是记者工作莫大的乐趣。

书中专访的人物，包括有政治、军事、经济、科学、艺术、海外侨胞多方面的知名人士，有多位且是全国名人、世界名人，也有街巷里弄奋力开拓、积极上进的“小人物”；其所反映的内容，又包罗了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小民生活的整个社会，其着重点又在于改革、开放、搞活，与时代的脉搏同步。因而称之为多方位、多层次地反映时代也不为过。人间新闻虽多，但并非触目皆是，可以信手拈来，俯首拾得，而如何抓住最“强音”，又需独具慧眼。人物专访，特别是名人，事务冗繁，采访者多，实在难得一见。而郭银土同志彼时仅为一家中等城市地方晚报的记者，但似荣毅仁、王光英、刘海粟、韩素音这些名人，乃至一向深居简出或卧病在床的老革命家贺敬之、魏金水、刘永生……均被他跟踪登门作了访问，其难度与艰辛可想而知。我想，实践这一任务，既反映了记者的素质，也表现出记者对事业的极大热忱和执着追求。这样的专访，不啻是一次挑战，一场拼搏。取得成功，除靠记者的嗅觉灵敏、思想敏锐，便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对生活、对工作的热爱了。

七十篇人物专访，又向我们揭示了什么？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一场空前巨大的变革，风云变幻，新旧交替。作为龙的传人，置身于显示着中华强大生命力的大浪潮中，便自有各自的愿望、理想、抱负、作为。把握时代脉搏，展示今天和未来，便是记者的科学和职责。《人物·风采·时代》中众多的专访，或说人，或叙事，便都回响着时代的心声，展现了时代的风貌，老革命家的愿望，海外侨胞的赤子之心，台湾同胞回归之情，科学工作者的抱负，艺术家的探索追求，乃至普通工作人员、劳动者的奋斗和心愿，无不渗透于字里行间，跃然纸上。尽管昨天和今天的人和事，其表象与内涵，形与神，随着形势的一日千里，都迅捷地发生着量和质的变化。昨天的专访，今天重读可能成为历史，但这毕竟是历史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梯。《人物·风采·时代》便记录了彼时的历史痕迹，且是闪光的痕迹。作为时代的记录、时代的声音，过去曾令我们鼓舞、清醒，今天仍然是很值得回味思索的。

作文，作长篇不易，作短文亦不易。特别是作“新闻”，虽然“生动活泼”、“短些再